

封邱縣續志

王廣慶題

封邱縣續志文徵文類目錄

論辨類

反學上

反學下

釋憂

審勢

立言

佛教辨正

序跋類

天根文鈔序

天根文鈔書後

古文方敘

古文方跋

春秋本義序

孝經刊誤繼志序

四書大學貫自序

書啟類

上吟秋先生書

寄吟秋先生書

重修火神廟捐啟

傳狀類

先府君行實

汝甯府教授何先生傳

墓誌類

松亭高司馬墓誌銘

清故進士邢公印中墓誌銘

清故翰林院庶吉士吏部牛公墓表

張君鴻猷墓誌銘

清邑庠生孫君俊卿墓誌銘

碑記類

重修儒學工程碑記

重修儒學碑記

創建主簿衙署碑記

重修封父亭碑記

重修使君百里公塚瑩碑記

河南衡家樓新建河神廟碑記

重修青陵台貞烈祠碑記

奉令豁免車馬雜派差徭碑記

新建封邱汛衙署碑記

重修龍王廟碑記

重修旺龍菴碑記

壩台義地碑記

重修城垣碑記

重修文廟捐輸題名碑記

重修封邱城隍廟碑記

重修封邱文昌閣碑記

倡辦塌地請准蠲緩碑記

民產紀念碑記

縣長姚公慰宗救濟水災紀念碑

銘贊類

楊公開三像贊

并序

縣長姚公慰宗救濟水災留影紀念贊

封邱縣續志卷二十六

文徵文 清至民國

附志二

論辨類

文徵一

反學上

何家琪

學敝於世久矣三代之學視上之德與其所以教不盡恃書也孔子生春秋見世變日甚不得已以六經示學者曰守此庶無大過也戰國諸子各以邪說爲敵孟子闢之不勝至秦學幾滅漢雖稍修復古書亡失大半存者亦分割增竄政教不甚取法而黃老申韓釋氏雜出以治世蓋數千年惟訓詁義理二家爲千古言學之祖吾人所不能外者也明姚江之學興毗陸攻朱標宗旨提人心其敝也遂空談不讀書我朝之初諸老生已矯之至於中葉聖人在上天下無

事小臣末士皆得以入秘閣觀圖籍退亦獲優游著述以卒其業於斯之時號漢學而自命大師者徧海內矣取其書觀之其所解述不爲無得其敝也敢爲異說務勝前人終身硜硜於一字一音遽以爲絕學在是而逾不適於時近數十年有志之士慨然念世儒類有體無用知古不知今于是倡爲經世之說以時務導天下會寇亂一二豪傑立功名於其閒致使人人曠目抵掌謂天下事大可爲究之其人皆闕葺鄙賤附顯名趨勢利以自便其私而稍負才者不鑒前法不顧後患但以任事爲能矯飾名譽果於殺人幸其不大用猶可全其身與名否則橫決潰裂其禍不止身受之而後已訓詁日與古習庸裨世教講義理者或詭襲名義不敢顯奸也師心任事謂爲時勢當然而皆可弗顧學者又不得不思有以反之也夫時務不可不知也天下豈有無源之流無本之枝哉

或者曰本源固在今之業進士者孰不本五經四子書以爲學然惟業進士而五經四子書之不廢人道賴以不絕也於戲微矣

反學下

何家琪

欲反之亦反五經四子書而已矣業進士者固未嘗以五經四子書爲學者也何言之父兄之所教師友之所授不過日苟讀之則可以得官衣食有所藉身家有所倚子孫有所託陽竊名而陰刼利古取士謂拔十得五今則拔十得一並不可必之數也雖然制科之法行之數百年矣名臣大儒未嘗不出其間國家於以得人才之用然則法不必改亦在業進士者毋徒倖一第自畫於學而已矣執耨夫語繩墨不知語百工知之矣執百工語文字不知語儒士知之矣業進士者固知五經四子書者也天命之精君父之尊當代典制之繁日重實

不能不本於古聖人之書知之曰言之老死不違一置思者天下皆是也苟卽其業反求之因竊名而顧義因規利而慮害節其欲定其性養其氣斂其才父兄以是教師友以是授名臣大儒接踵日出雖學復三代可也今之小丈夫稍讀書倖制科得自以爲學成遂自外不足學中年而還閒思別託業詞賦以學古傲當世而於世無用等此功名之說所以鼓蕩人心使人人棄業忘分於寇盜旣平之後而無已時與

釋憂

何家琪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聖人之治天下豈惟祈天永命子孫萬世而已哉其君臣上下固以危亡爲念不敢一日自逸也都之人有善衛身者知陰陽之爲寇必於強盛之年時飲食節嗜欲而後疾病無

所入里之人有善治家者知水旱之爲裁必於豐稔之秋勤本業謹蓋藏而後
飢寒無所迫一身之疾病一家之飢寒雖其已入已迫庸可徼免而救於後而
彼二人者必先兢兢焉若恐不免無救而豫爲之防况萬萬於身家而不知患
哉天下之患始於不知防成於知而不救莫甚於一時倖免恬然以爲太平匹
夫倡亂火山川墮城郭蹂踐所至徧天下而坐據下邑十數年之久良民之死
與受汙脅者殆幾百萬一旦殲之山川出城郭復勇將義士戰殉名不彰者亦
不知幾百萬而一二人收其大功邀極賞文武幕府上名於朝納金粟佐軍者
皆得拜官於是多立名置公所在在於貧民算百物之稅以濟職與祿之窮破
法收材至於如此雖牧人之奴賈人之子屠酤傭保技藝雜流皆歎世業不足
恃棄家賣產徼富貴而官中子弟與四方游客耕無田居無室役事無力讀書

不獲成功而幸天下之平上恩之普乞貸入貲以利一官息什百復幾百萬此正君臣上下不敢自逸之日也文帝恭儉賈生痛哭太宗仁誼魏徵極諫真宗春秋方盛李沆日陳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以彼其時論者疑其過計夫治天下甯過計毋爲計不及今之君子或以外爲憂聖人處此不敢知也脩政而已

審勢

何家琪

天下勢而已矣用法亦然夫法不可畸輕畸重也國家承平日久法務寬大寬大而畸輕之勢成焉殺人不抵罪盜賊公行莫誰何法一輕而良民之致死者亡慮千百人矣變亂旣興法務嚴峻嚴峻而畸重之勢成焉讐誣疑似輒枉決賊之脅從者必及法一重而良民之致死者亡慮千百人矣雖然勢有輕重而官吏用法之際亦有難焉朝廷于治獄有失出入之條而入重于出斷獄之

吏亦遂有救生不救死之說行乎其間是故盜諱之殺人之罪減之不刑囚無肯承刑之上官又將以爲威逼自誣而坐以失入此爲吏用法之難也若夫良民被禍亦甘諱而減何也蓋一訴官囚或不承縱歸必陰圖復禍加厲無寧姑忍以待其斃從其黨效其所爲不惟脫禍且獲便利而犯法者亦滋衆矣方其亂也武夫酷吏以功名競及亂已定稍任事者至以罪聞此自古天下之勢所以斃生細故寢至於不可爲也悲夫

立言

何家琪

白儒之名立必其人生讀書之家冠儒冠服儒服與師友日講論五經四子書如是者謂之學道門戶相爭標榜遂熾不幸微賤雖有言行卓卓耳目足以師表海內流傳後世輶軒之使不行國史邑乘不能徧載而文人學士復從而蔑

之以彼其徒自顧無修身立名之具悍然恣肆無所不爲而盜賊起而國家危而天地敝非古聖人志也古聖人與天地配陰陽水火之災旣變理而挽回之鳳凰麒麟物中之豪傑也必特舉爲萬物勸況人爲萬物首習之所移而可復其性也身之所汚而可貞其心也行之所疚而可表其言也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於戲立言者得是說而存之其功遂與聖人等可也

右文五首采自天根文鈔家琪字吟秋邑人見人物志及選舉表著有

天根文鈔天根詩鈔古文方等書

佛教辨正

甯雲衢

中國有孔子西天有釋迦皆聖人也天不生孔子世何以治天不生釋迦善何

以勸佛自漢明帝八年入中國論者紛如或謂佛非聖人昔太宰嚭問孔子孰爲聖人子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佛之爲聖孔子且稱之非聖而何一辨也或謂佛教崇尚虛無無益於世曰否中國之人習於多欲英氣相尙不信輪迴不信果報自有佛教以警覺之而人始恍然有悟去惡遷善是佛教有益於世也二辨也或謂佛教愛無差等曰否佛教以慈悲爲主而非一於慈悲一於慈悲則愛無差等非一於慈悲卽愛有差等也三辨也或謂佛教蔑棄倫紀曰否釋迦一身首度淨飯以及摩耶次度耶輪次度羅睺次度阿難是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並未廢也而謂之蔑棄倫紀可乎四辨也或謂佛入中國惟楚王英好之最早應可獲佛之佑矣而卒不免殺身之禍則是佛之無靈也曰否英之罪大法所難容佛卽有靈亦

不能佑佛不能佑卽不得謂佛之無靈也五辨也或謂信佛之深莫如梁武帝
唐憲宗一餓台城而佛莫之救一暴崩中和殿而佛莫之聞則是敬佛不如不
敬也曰否武帝憲宗皆暗主也侯景奸而武帝崇之韓愈賢而憲宗貶之敬佛
之功不敵倒行逆施之罪彼卽敬佛佛當有不享其敬者矣而尙望其庇護哉
六辨也或謂釋之一教惑人太甚以罪福之說惑庸碌以明見之說惑名流此
教之所由盛而從之者衆也曰否釋之與儒異派同源釋之罪福卽儒之慶殃
釋之明見卽儒之存養同此一事豈儒行之而爲正釋行之而爲邪乎吾知其
不然也七辨也或謂各寺住持僧多不守清規貽害四方僧爲佛之徒僧之貽
害卽佛之貽害也曰否楊雄王安石皆通經之彥也一仕莽墜閣一變法禍宋
推之聰明妄作之士顛倒是非肆爲不善豈得歸咎於聖耶士不善不得歸咎

於聖僧不善卽不得歸咎於佛八辨也觀此八辨誣佛者可以爽然失矣

右文采自雲衢文稿按雲衢字步仙邑人見人物志

序跋類

文徵二

天根文鈔序

孫葆田

封邱何先生刻所著文曰天根文鈔於汝寧府學署凡若干卷天根子者先生自號也葆田得交先生三十餘年矣始予偕兩弟讀書濟南先生一日不介而造予講學論文志相得方是時兩人氣甚盛不知世有憂患事也其後再遇於京師則予以孤露之餘志意少衰而先生學愈進其氣乃益下既而予改官之皖先生亦爲河南教官別去不相見者數年光緒庚寅冬予赴叔弟闕鄉官所道洛陽再與先生聚將歸先生爲文以贈其行今見於集中者是也自是書疏

往還光陰忽忽又已十年而先生年近六十葆田且六十有一歲矣庚子之秋先生寄書至灘曰春與執事別汝寧東門外言時是相賢涕不圖數月後國家之變至此某弟近碎於官某將力疾往迎其骨與其妻孥前感執事言取生平所爲詩文刻之若執事不忘舊好鑒其業之不復能進指其疵而糾其謬則幸甚葆田明年夏訪先生汝寧學署知又續刻文若干首因戲問云先生集無序得無以待鄙人乎語未畢先生已伏地再拜葆田亦再拜遜謝曰毋令旁人見者謂我輩老而猶狂也初先生游濟南所日接見者惟郭薰卿輩數人其論文尤喜稱惲子居也以是人皆目爲狂士葆田久與之游乃獨深知其狷介不苟又嘗其與人書云吾文取徑於歸方要當登韓歐之堂入太史公之室其自期許如是及晚年學益深養益純文乃日進於古而又以不得已而有作乃爲